

柳田国男选集

女性的灵力

[日] 柳田国男 著 姚奕崴 张琦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女性的灵力

「日」柳田国男 著

姚奕威 张琦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的灵力 / (日) 柳田国男著 ; 姚奕崴, 张琦译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柳田国男选集)
ISBN 978-7-5621-8656-4

I. ①女… II. ①柳… ②姚… ③张… III. ①巫术—
研究—日本 IV. ①B9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5287号

女性的灵力

NÜXING DE LINGLI

[日] 柳田国男(やなぎた くにお) 著 姚奕崴 张琦 译

出品人: 米加德

总策划: 卢旭 彦吴桐

责任编辑: 段小佳

特约编辑: 沈琳彦 刘杨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陈雅欣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 //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 刷: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200千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21-8656-4

定 价: 39.00元



◆ 目 录

序言	001
女性的灵力	005
玉依彦的问题	023
玉依姬考	045
雷神信仰的变迁——母神与子神	073
招日传说	095
松王健儿物语	119
人柱和松浦佐用媛	137
老女化石谈	157
念佛水的由来	179
空船的故事	207
小野阿通	229
稗田阿礼	251

序 言

如今，还是有很多家庭留有以前的习俗，不会让女孩吃供奉神灵的供品。问及原因，大多数人都说是因为女孩吃了供品会嫁不出去。虽然从常识来看这种理由纯属无稽之谈，但仍有父母对此心有顾虑，极力遵循习俗。不过由于这类禁忌并不起眼，所以有些人很容易就忘记了。若是谁碰巧有好几种都不知道，便会招来他人惊奇的目光，受到讥笑和嘲讽，落得颜面尽失。姑且不论善恶，假设人类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意有所图的话，那这用常识无法解释的习俗之中或许反倒蕴藏着我们未曾知晓的前人的智慧。经过近三十年的思索，我有了一个猜想——那种禁忌，或许是人们因误会而产生的。早先的敬神者必须是未婚女子，而享用供品的又必须是代表神灵的那位女性，这是两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前者无非是出于神圣性上的考虑，后者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过去的人们没能看出这些缘由，以为吃了供品的女孩都没法结婚，于是传下了那样的习俗。对现实生活的兴味会随着岁月的积淀愈发浓厚，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品味家庭的快乐，而不是过着与此相反的清静又孤寂的日子，所以这两个愿望——敬神与避免女儿嫁不出去——才会因信仰

之故而难以取舍。日本的神道教中很早就有专于此业的神职人员，但由于他们迅速地淡出了历史舞台，所以保留下来的大多就只有类似穿着袜子睡觉会让父母早亡之类的所谓迷信部分，还有很多以“发疯”为结局的训诫，诸如把谁剪下来的指甲丢到火里的话那人就会发疯；在走廊梳头，掉落的头发被风吹入鸟巢的话，头发的主人就会发疯等。可见，传播神谕者必得癫狂，这是步入巫道的方式之一，而那些训诫，或许正是暗示着追求如此命运之人曾经存在的重要资料。

我们把这些零散的、难以解释的旧习俗称为“民间传承”，与西方语言中的“Folklore”的含义大致相同。我们意欲确认它们在文化史中的意义，极尽所能列举例子来阐释个中奥义，当然，这也是涉足这一学科的人们的一个共同愿望。然而，近来它在日本开展得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众普遍对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没什么印象。很多人觉得“反正老百姓们会做一些他们自己也搞不懂的事情，而且因为缺乏教育，他们也会不时想一些无意义的事”，所以从一开始就对此毫不在意。有的人则表示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即使是文盲，也能从父母传授的经验中一点点积累知识。但这两种人也都被惰性所驱使，对眼前事漠不关心，对某些习俗从不感到诧异，也不会去质疑。换句话说，虽然可以用来研究的民间传承数量足够丰富，但大家都视若无睹，其结果就是收集工作犹如蜗行，转达起来也不准确。这便是第二个障碍。我这一部文集就可以向大家证明，这门学科鹅行鸭步般的研究进度是多么的令人惋惜。

明治末年，我曾在一座大型图书馆中任职，亲身感受到了什么叫作“汗牛充栋”。简单来说，我当时沉醉在丰富的文献中不可自拔，甚至

还错误地梦想着，或许只要废寝忘食地阅读，就能掌握日本所有的旧事。但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如果在读书之前没有头绪、没有准备，便无法真正融入书海；如果不预先确定目标，书籍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甘心成为我们的得力助手。最后让我选择这一研究的起点，就是宛若芥子般细小而零散的民间传承，和我那一心想要解开其中谜题的孩童般的好奇心。踽踽独行在那些经历与我完全不同的人们中间，孤苦伶仃的日夜反而助燃了我的研究热情。正值《乡土研究》杂志问世，我班门弄斧地选择从“巫女考”这一问题入手，慢慢积累了三十余篇文章。此次从中选取十篇左右自以为较为少见的，即便是那些对此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也会乐意一读的篇目罗列于此。令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文中引用的大多都是比较古老的书目，其中，至关重要的民俗部分好似糯米饭中的红豆一般。我难以辩解，这是时代所致。如若有条件从同胞眼前的真实生活中搜集对比流传下来的风俗，我也就不必如此依赖古书文献了。文献虽然准确，但毕竟为数不多。如果想将这些文献彻彻底底研究一遍，恐怕又会生出许多新的疑问，而若非如此又必然会导致牵强附会。近代的文字记录数量可观，但大多有失偏颇，为求真实非严格把关不可。如果真的要做到以上两点，那就必须在茫茫书海之中耗费大量的时间。最令人苦恼的是在大家看来，似乎这就是日本民俗学应有的样子。如今，资料准备就绪，方法基本完善，应该已经没有必要再将那些开拓先驱们披荆斩棘的往事奉为圭臬了。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出这种成不了典型当不了标杆的书呢？原因之一，是我想树立一个里程碑，将它用作参照，便于日

后回顾学科发展进度，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通过对这些零散断续的民间传承的关注，能更容易地读懂古籍文献。那些自以为错过了的事实，一经文字重现，就会不断闪烁起新思想的光芒，但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只是自己的过分乐观而已。为此，我愿意接受来自读者的公正的审查。问题远比想象的要艰巨得多。无边无尽的荒漠横亘面前，我深切地感受到，以往探索过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从另一方面来看，时代也在召唤着我们发掘“女性的灵力”。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在过往的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日本女性始终在辛勤付出，并在一些时期有意无意地发挥了指导作用。不过一旦逐渐显示出专业化的倾向，这一特色便被驱赶到家庭之外，并渐渐被纳入了受人轻视的行列。或许，那些从未尝试过的可能性，至今仍沉睡在这些温软的胸膛之中。为了找寻这些隐匿的过去，并使之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力量，只凭埋头苦学是不够的，与其说提示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不如说是存在于我们偶然的灵光一现之间。唯有这种体验是无法与人分享的。以前的父母因为担心女儿的一生不能一帆风顺，于是不让她们接触供品，而今这种过分操心已无必要。即便是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要以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更为广阔的幸福生活。现在，将传统女性公认的好品质——“贤”“雅”重新拾起，就是大胆迈出的一小步。纵然生活在何等虚幻之中，我也不会失落放弃，因为我坚信那个希望的时代必将到来。

柳田国男

昭和十五年八月

女性的灵力

一

今年春天，恰逢漫山遍野樱花初开的时候，我回到了久违的故乡。与那里的年轻人聊了聊，不禁感慨世事变迁。“青山依旧在”一类的词句，时常出现在日本的和歌文章中，几乎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然而，就在我阔别了三十余年的故土，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河流改道，架起了新的大桥，童年戏水时放衣服的那块大石头，如今也只在河道中露着一个不起眼的圆顶。红彤彤的太阳映照着周围的山岳，万木枝繁叶茂欣欣向荣。阳光分外柔和，不禁让人联想云霞雾霭细雨绵绵之时，应是愈发富有风情。屋舍多是瓦房，门前栽种的植物健康茁壮。周游各地之后才发现，我们村是日本难得的好地方。房屋南北通透，依山傍水，日照丰沛，左右山丘高低有致，山坡斜度恰到好处，十分适宜种植水稻，即

便没有濠户内海的丰富供给，也是一片古人钟爱的定居之地。这里自古就具备了繁荣的条件，但也正是因为太过执迷于幸福的生活，一些人为了本不该发生的争执斗得不可开交，于是乎有的人满怀遗憾地离开了这里，而另一些无法远走他乡的人们只好留下，默默承受苦闷。如果要在今非昔比的青山绿水中和谐共处，居民们的性格中必然要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对于我这种游子而言，要亲自发现这种变化委实不易，所以只得更多依靠亲友，请他们多讲一些。

对那些常年居住在这里老人们来说，即使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恐怕他们也很难注意到。更何况父子祖孙之间心态的不同就像是进步之路上的一头一尾，时代的风尚日新月异，老人们想要与时俱进地体察领悟几乎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将新生事物列举出来，全国大体也是一样。各村镇的聪明人层出不穷，即便是出身贫寒的人，也不会轻易妥协、安于现状。他们深知，墨守成规式的埋头苦干如今未必能够奏效。铁路、电话等新事物将新的机遇带到了乡间，不用大费周章跳出乡里，也能够在这村子里创造富有的生活。不过，因为成功者一直以来大抵都是那些能够在无数的智慧技术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所以最为理想的办法还是与那些远离乡镇，在都市甚至首都工作的人保持联系。于是，在乡下住得越心安理得的人越计较村里的事，越不是“村里人”的人反倒越支持村里和睦相处，不愿意与邻居发生争执。在新的“爱乡心”形成之前，这种稍显冷淡的态度却让乡下生活变得从容起来。如果不是人心不古，忽视了地方文化传统，这小盆地也不会那么快就变得无法自给自足，以至于不得已而产生激烈争斗。最终，我的一部分友人被迫离开这片安

乐乡，现在大家总算是能够祥和宁静地生活下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作为新生活的代价，老观念老日子的分崩离析在所难免。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那样也好。在我们小时候，乡下总是一派安详，群鸟翔集，鸣声不绝，山中常见野鹿猕猴，但世俗之乐却逊色于现在。如今的贫苦之人虽会有更多不满情绪，但终究还是心怀慰藉与希望，孜孜不倦地教育着年轻人，可以想象，到这些年轻人长大，他们也同样会经历新的变化。就如同曾经的我们因为太过恪守传统，所以时机一到，埋藏许久的“人类本性”便立刻显现了出来一样，寂寞旅人终会从苍茫海边折返，回到自己的故乡，至少也会怀揣着浦岛太郎般的困惑，尝试着打开玉匣，甚至是觉得机不可失。纵然曾经因为世事纷扰而将其抛在了脑后，那非在岛上立国千年之民族不可传承的风俗习惯，也绝不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如同平静的睡眠会带来奇异的梦幻，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反倒有人处处表现出传统日本人的做派，只是至今为止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其中缘由。在我们看来是新时代的怪癖或突发情况的那些奇观当中，大多数都各有各的渊源，却难以用学术研究来解读。比如，我们郡的护林工作十分出色，不知不觉已是山清水秀，而愿意来看并由衷发出赞叹的，也不过是像我这样三十多年前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罢了。这些事对古人而言太过寻常，没什么可稀罕的。然而我们要知道，其实，没有任何一部文献或备忘录里会选择记录这些“寻常事”。与此相同，那些并不为人注意的平凡人的生活，也同样不曾被保存下来。如今，要明辨所看到的当地风土民情的新变化，发掘仍未消失的古代遗风，不仅需要坚定的志向，还要有走遍各种各样的城镇乡村之后练就的慧眼。人

生苦短，又不能寄希望于来生继续，所以只得拜托各位，把平日里留心观察的事情说给我听了。

二

这样一来就打开了话匣子。别的地方我不太了解，但大体上感觉人们都变得比以前更温和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大人养育孩子的态度。从前是放养式的，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学习玩耍，现在如此心宽的家长可不多见了。除去学费，一家人花在孩子身上的开销也不是笔小数目。虽然附近的农户早就开始饲养母牛了，但直到不久前森永的大型工厂落户对岸，人们才开始掌握挤牛奶的技术。现在每天一早就有汽车挨村挨户来收奶，一天不落。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更重要的是，不管牛奶价廉与否，家长都会买来给母乳喂养不足的孩子喝，这个举动本身就体现了父母心态的一个转变。同样，父母对孩子的爱还表现在入学儿童的衣着上，而且这似乎与当地是否富有关系并不大。

我还听说过一则很令人意外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兄妹之间可谓情深意长。现在看来，哥哥成年之后对妹妹十分呵护的事例并不少见，但放在过去就是闻所未闻的奇谈。虽然我还没有把解释的材料准备妥当，不过因为是最早映入我脑海的例子，根据不同的视点，还是可以想到几点原因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

或许有人想从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中找寻女性解放的过程，这个想法

没有错。近世，社会伦理道德严格规定了男女有别的法则，这一法则对女性而言尤为残酷，但实际上它未必走进了每一个家庭。如果某一家的房子分为内外两间，那么里面的一间必定是女人的天地，而且越是深居，越会让人们觉得她们典雅。在邻国中国的一些地方，尽管一些女子在出嫁之后常常上演河东狮吼的桥段，但至少在出阁之前，她们还是极为矜持的。“矜持”这个词的意思通常说的是“面无表情”之意，今天在上流社会还常常能看到其残留的影子。要让人看上去显得目空一切，这可能需要高超的技巧。这种无聊的风尚已经被定性为女人的癖好了，尤其是年轻姑娘对此情有独钟，这既非外部流言蜚语强加，也算不上是彻底改变了女性习惯的某一主义，只不过是允许妹妹随便跟哥哥们胡闹开玩笑，仅此而已。

那些通过观赏古代风俗画来观察社会的人时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不论什么时期，画中美人的眼睛始终是一条细线。即便是在又平创作的精细的浮世绘中，容貌倾城的妇人也必定是细眉细眼。不过，又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发生了变化，“杏眼”成为美女的标志之一。纵然时代交替，不同时代会有不同时代的偏好，但很难想象在一个民族之中，相貌的标准竟然会如此天差地别。我想，只有技术原因或有意为之才能够抑制这种天然的继承与遗传。我家的一个大眼睛姑娘，她哥哥给她起了个外名叫“汽车妹”，以我的实际经验来说，其实这和她眼睛是大是小无关，只是经常睁得很大而已。想来当低眉细眼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候，女人们不论本来眼睛大小，都会尽力避免把眼睛睁大，而是像百人一首里面的女歌者似的向前栽着身子，探着头，还要把眼睛化妆成一

条线似的。大概是到了能够大大方方抬头看人的时候，人们富有张力的表情才得以解放。而那些歌者的习惯，也是在融入了大众之后，才传入了寻常百姓家里的吧。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了服饰上。例如最近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露颈和服。这一服装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发型，也就是为了保护脑后盘起来的格外突出的发包。至于到后来形成这样的形状来装饰脖颈，也与把眼睛弄细弄长的趣致相似，正是因为当下流行露出颀长白皙的玉颈。黑发如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发髻成为恬静姑娘们的首选。为了让这个部位显得更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设计。可是，没过几年，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人愿意在这上面下功夫了。只要不是生病，很少有姑娘会垂目抿嘴弓腰而行，大家又恢复到了收颌昂首，往来自由的样子。尽管时下在日本还有很多人对此持批评态度，但这是一种解放，就如同普通兄妹平等交流成为可能一样，这其中，教育功不可没。

这一解释自然没有涵盖全部原因，不过从女性摆脱了无谓的谦逊，重拾快乐的天性，进而活跃了家庭气氛，排遣了她们那动辄陷入孤独的年轻兄长们的抑郁症来看，的确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改变。可惜，当前的知识分子多是些粗俗不堪的唯物论者。这帮家伙把兄妹之间的新气象统统归结于情欲，另一批一贯流于悲观论调的人则批判起了解放之弊。简直是错得一塌糊涂。我们假设手足之情深处潜藏着年轻人或者说常人都会有如火激情，但它起到的作用却是无害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无害的作用了。不仅没有害处，恰是异性之间的这种力量，在保护着单纯的人们远离其他恶俗娱乐侵害。先不谈全体生物，起码在人类社会

中，在一家人相依相偎共同生活的那个阶段，正是由他们这些不可相互嫁娶的男男女女组成了群落，互爱互助，维系着最大限度的和平。这正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家庭”。而回到这种最单纯的形式，不正是良好至亲关系的一种表达吗？

所以称其为情感解放也无妨，然而深入分析其动机，虽说不该杞人忧天，但只要有人无视或轻视这种自由，便会受困于传统。在过去，外人不可能看到普通家庭的妈妈大模大样地站在人群里，长大的孩子们还心平气和地聊天，女人聊女人的，男人聊男人的场景。父亲也好，丈夫也罢，男人们的正常态度往往都是盛气凌人，回话既简短又生硬，而女人则是唯唯诺诺。但母亲或妻子绝不可能内心乐意这样。在很久以前，有许多禁忌是针对女性的，例如严禁女性参与渔猎、战争这些专属男人的事务。虽然不知其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但这种习惯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近来在萨摩出现了与西方骑士精神截然相反的做法，那就是将憎恶女性当成武士彰显自身强悍的标签之一。他们信奉这一戒律，甚至远甚于那些不近女色的僧人。当然，一个堂堂男子汉不可能因为稍稍接近了一下女人便立刻变成一副柔弱女子的样子。这恐怕还是源于大家深信不疑的封建残余思想——女人有着男人看不见摸不到的灵力。跨过磨刀石则石碎，跨过扁担则扁担折断，女人有着在顷刻间把男人凭借勇武造就的东西毁坏的强大力量。这种奇特的迷信如今已难觅踪影，只有莫名的恐惧感保留了下来。本应互爱互助的男女至少在外表上相互疏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生机勃勃的新时代。这道无用的藩篱消失是一种必然，若是说连这都没有料想到的话，那只能说着实是不切实际。

三

但现实情况不会像动嘴说说这么简单。禁忌并不像不了解它的人以为的那样，实际上，它并不是束缚我们行为的迷信。为了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方便，人们要强行制定一些律令，但本质上那不过是为了应对外部未知世界的一种对策，其他弱小的动物通常难以判断危害的大小，耗费半生用以逃遁或躲藏，人们却只要遵守一个最低条件，便可以无所畏惧畅通无阻，这同时也是人类勇气的根源所在。当然，事实上一些错误的判断推论也把许多还不如没有的条条框框当作必须托付给后代的重要事项保存了下来。今天的议院之中也不可避免。人们为了防止或缓解打破这些戒律而带来的不安，便不得不遵守它们。人类的智慧中有太多不确切的东西，想要赶走这些不安实属不易。不让女人们轻易靠近，并且不准她们参与男性工作，不仅看起来不可理喻，起因也渐渐被遗忘，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每当遭遇了如今这种变化，那些愁眉苦脸的老翁之所以自己也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怪他们那深埋在体内不求甚解的惰性了。

就我们所知的学问而言，祭祀祈祷这些宗教上的行为，其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对女性的管理。“巫”在我们民族当中，原则上都是女性。依据血脉和神灵的指定，后世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从事神职，其他人则都只能是凡夫俗子。但在从前，各家的女性都必须侍奉神灵，其中最为聪

颖的便会成为最优秀的巫女。国家级别的神曾经也是地方神，再追溯的话，这些地方神其实就是家神，不仅如此，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有专属家庭的神灵，而且从季节性或临时性的祭祀来看，这个职责还是很重要的。而最初考虑将这一任务交与女性的理由就在于她们易受感动。每当有什么事件发生，群体中往往是她们最先显示出异常的心理作用，能够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常常会有机敏的孩童亲眼见到神灵或传达神谕，但随着他们长大成人，这一特长也相应消失。不过，因为是女人生育了这些孩子，女人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关注。特别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对其精神作用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对于要同大自然和异族争斗的人而言，从女性的预言中寻求指导很有必要，而为了进一步扭转那些命中注定的运势，对这种力量又多有依仗。因此，之所以人们后来会忌惮女性的力量，是因为一开始对她们偏听偏信，同时，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会把神圣的物件摆在特别的地方一样，这也是人们始终对女性的灵力敬而远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到了近世其实就已经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弱者的力量还是被寄予了充分的信赖。并不只是那些害人的魔力，有时为了不混淆种子，也必须寻求女性的帮助，在每年最重要的插秧这一农业活动中，也体现了古人们有趣的想法和推理。他们认为因为女性有生育能力，所以凡是重要的生产活动最好都托付给她们做。与之相伴产生的各式各样又富有古韵的活动也就顺理成章保存到了今天，而一并流传下来的还有一些神秘的禁忌，也有无数人们信以为真而口口相传的诸如